

18
經濟學

一個入門的分析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SEVENTH EDITION

第一冊

PAUL A. SAMUELSON 著

李蘭甫 譯

東華書局印行

譯者的話

多年以來，根據譯者的教書經驗，我國大專院校學生在研習現代科學時，常為研讀原文書（絕大多數為英文書）所苦，經濟學更不例外。原因似乎很簡單，他們肩頭上實在負有雙重重擔：既要吸收技術知識，又要通曉外國語文。這對一般大事學生來說，未免失之苛求。因此，他們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觀念始終模模糊糊。另一方面，對於文化之邦的我國來說，長期存在這種現象，也未免是一種諷刺。

如何補救？大量並不斷編著作份量、負責任的教科書和參考書，自屬要圖。但以我國的一般著述環境來說，一個人能寫出一本鉅份量、負責任的著作已經不易，更遑論大量不斷的著作。因此，此時此刻，大量並不斷透露外國鉅標準的著作，仍屬比較行得通的辦法，也是吸取現代知識的最經濟方法之一。同時，譯者認為，只有盡量減少學生在語文摸索上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才能希望學生有較多的時間去思考，更進而去創造發揮，有所成就。這也就是譯者彙譯本書的微意和期望所在。

塞繆生 (Paul A. Samuelson) 所著的經濟學，一個入門的分析 (1967 年第七版)，就經濟學教科書而論，堪稱一本鉅份量、鉅標準的著作。它是一本分析性的書，也是一本嚴格的書。讀者不要因為它是一本教科書而掉以輕心，因為正如原作者所警告的，書中所包含的材料可能難倒最靈敏的頭腦。而且，原作者志在使本書成為一本偉大的入門著述，既嚴格而又不難讀，包羅豐富而又確實可靠。不但希望讀者在作學生時讀它，而且希望能把它視為一本經濟學基本參考書而

經常放在書架上。譯者認為原作者的這些話，經過多年事實證明，實在不算誇張。

譯者在邊譯本書時，也力求譯文“既嚴格而又不難讀”；儘量不喪失或曲解原作者所說的意思，而在文字上力求白話化，避免語屈聲牙。當然，譯事不易。西洋人有句話：“翻譯的人是叛徒”。譯者也一貫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另一個人的著作或思想，更何况以一種文字去翻譯另一種文字而求其能夠完全表達原意、傳其神韻？但譯者力求盡其在我，倘有錯誤或不當之處，譯者當完全承擔，並竭誠希望讀者和教者不吝指正。

本書的第一編至第四編（包括第一章至第卅二章）由蘭甫負責翻譯，第五編至第六編（包括第卅三章至第四十章）由傅鼎負責翻譯，形式上雖然有所劃分，但精神上則合作無間。有關名詞並經互相斟酌決定，以求前後一貫。

最後，譯者願借此機會，對東華書局出資進行大量翻譯的計劃與毅力，表示敬意。

李蘭甫於私立東吳大學
傅鼎於國立政治大學

民國五十七年六月

原作者序言

這是一本經濟學的入門書。它係為半年或一年的初學課程而撰寫，可供那些繼續研讀或不繼續研讀經濟學的學生之用。這次的第七版屬前此各版的徹底修正。

經濟學是一門重要的學問。經驗顯示，它也能是一門使人興奮的學問。根據各大學的調查，顯示設計良好的經濟學課程通常都是選讀人數近乎最多的一門課程。很多自傳透露出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所產生的強烈影響。在最近一次對企業界人士所作的問卷調查中，當詢以他們最希望未來行政領袖和商業領袖選讀那些課程時，他們的答覆竟然一致贊成選讀經濟學——而不是那些更為實際的學問。

一本嚴格的入門書 當我坐下來寫本書的第一版時，我為自己定下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我要把一個現代國家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都納入一本初級教本之中。雖然我知道這些問題將使學生激奮，但我卻無把握知道，處理這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工具是否能在一個學期或兩個學期的課程中向初學者提出。不過，在我的面前業已有了其他學科方面的若干偉大入門著述的例子——諸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著的《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理查·柯達特（Richard Courant）所著的《微積分學》（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以及當代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理查·費恩曼（Richard Feynman）所著的《物理學講義》（Lectures on Physics）。

這些經過學養湛深的學者所寫出來的名著，業已為背景極為龐雜

的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們提供了令人羨慕的入門書籍。因此我想，“爲什麼我們對於能夠加以有系統講述的經濟學不設法同樣處理，使它既嚴密而同時又不難讀？”總之，這些名著的座右銘也就是我的座右銘：

沒有不必要的艱深，但也不會因爲超真的學生力有未逮而遂略去必要的事件；最重要的是，沒有日後視爲錯誤而必須加以揚棄的東西。

本書所受到的歡迎，超過了我所樂觀的希望。它被廣泛地採用，到處被人翻譯，並被人模仿。經濟學教師們——國內的和國外的，初級學院中的和偉大的大學中的——顯然都已經能夠採用這本書應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來分析我們時代的重大經濟問題的入門書作爲教本。

寫一本初學教科書很不容易。但它的報酬卻是驚人的——我所指的不只是金錢報酬。和整整一代的無數萬個心靈接觸，是一個學者在其他方面所得不到的經驗。同時，寫出我們經濟學家對經濟學所知道的一切，也是一項令人興奮的事業。我只能希望這種興奮心情有一部分會落在讀者身上。

這次新版本所作的修正 我所重寫的部份，主要是在個體經濟學 (microeconomics) 方面。不過，由於經濟學是一門變動很快的學問，因此，各種事實以及論題的選擇都必須是最新的。幾乎沒有一頁未修改。一九七〇年的問題不同於一九六〇年的問題，甚至也和一九六五年的問題有別。“消滅結構性失業與貧窮方案”、“所得政策”、“財政果實”(“fiscal drag”)與“充分就業盈餘”(“full-employment surplus”)、“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匯率變動幅度加大並按照‘活動的釘價’調整”——所有這些都是目前在華盛頓和巴黎

兩地所爭辯的概念：明天，這些概念將見之於紐約時報和倫敦經濟學人週刊；而在昨天，我的第六版並未把這些概念包括進去。所幸的是，大規模書籍生產的經濟使我們得以把最新的和修正過的版本獻予讀者。

這次第七版特別新的部份，是團體經濟理論的重寫和重新編排。其中新添的一章——第二十四章——完全討論各種不同的成本。課堂的經驗顯示這一章大大簡化了前面有關完全競爭下供給的討論；同時，它也使學生了解後面有關不完全競爭的分析，這項分析現在也加以擴充，並重新加以編排。現在，獨佔有它自己的一章，即第二十五章。現在，寡佔下的突點需求曲線有了充分而從容的討論。現在，錢伯森 (Chamberlin) 式的產品差別化已和它下面的成本趨勢連繫了起來。同時，在經過重寫的反托拉斯方案和問題的檢討中，現在也應用上了我們的分析工具。(在教學上有助於個體經濟學的東西，也有助於總體經濟學。討論現代所得決定的第十二章，現在分裂爲兩章：在熟悉基本的儲蓄—投資以及消費—加—投資的分析工具後，讀者當能較容易應付乘數和財政政策等問題。)

第一章經過重寫後，包括了科學方法論的討論。它引進現代的着手方法，這種着手方法是借自“較為精確的”自然科學，它堅持我們對各種事實的認識含有無法消除的主觀成份。這要看我們經由何種理論體系來看這些事實而定。此外，它並強調我們生活中各種事實的機率性質，合乎常態的以及不合乎常態的。

同時，這次的第七版對我而言乃是很費力氣的一版，就我個人講，它是最令我感到慰藉的一版。目前人們所談論的“新經濟學”——行家們都知道所謂“新經濟學”並不那麼新或那麼與衆不同——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人們對總體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擁護，而這種方法正是我這

代所努力闡揚的東西。“自然模仿人爲”，這個世界終於趕上了學者的工作坊。但對创新的挑戰也因此越來越大。

致讀者 我已竭力幫助你們了解——並欣賞——經濟學。每一章都經過小心地設計。每一章有一個概括性的摘要。爲了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彩色的襯托都詳經計劃（譯者註：本譯本未套彩色）。重要的定義和概念都藉褐色箱排加以強調，同時，圖表中的新觀念則多藉綠色來提醒讀者的注意。圖表的排列使人一目了然。較爲艱深的材料則放在附錄和附註中。（不要因此而感到爲難；經驗業已證明此舉可以使較爲深入的研讀有足夠的材料可供研讀，而那些受到嚴格時間限制的人也不會感到不便。同時，我要警告第一流的學生：不要對這本書的簡單體裁產生誤解；它中間所包含的材料能夠達到最靈敏的頭腦。）

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不像一本小說或一本偵探故事那樣，可以在搖椅上藉它打發掉慵懶的一天。當你第一次讀某一章時，你應當翻閱它的各頁，以認識它的整個輪廓。然後快讀，以求得大體觀念，不要停留在困難的地方。在最後的重讀中，你可以在字下劃線，利用章末的討論問題和重要概念的複習名單，你應當把自己投放進去。（你可能需要使用下面所說的羅賓萊（Robinson）編者的學習指南（Study Guide）來幫助加深你的複習和了解。）

最重要的是選擇論題——其中包括你將終身與共的一些爭論不已的問題。很多讀者寫信給作者，說他們欣賞作者的解說，或者說這本書值得稱讚——除了這一頁或那一頁以外。對一位作者來說，讚美永遠是悅耳的，我也並不例外。但我必須承認，最高的讚美乃是當一位學生決定把這本書留在他的圖書室，作爲經濟學的一本參考書的時候——不管他當時對這本書的看法如何。當1984年的選舉來臨，同時人

們對保護關稅與公債問題正在激烈爭辯不休時，如果某一位投票人讀出他最初唸經濟學時所唸過的一本書，想從這本書中重新推斷這些問題所牽涉的經濟原理，則我認為編者、各位藝術家、以及我本人爲了儘量使這本書包羅豐富、確實可靠而在這本書上所花的時間和精力，將屬十分值得。這就是本書作者的光榮夢想！

致教師 使用這本書的班級，差不多有一半是一學期的課程。我在本書目錄的後面附有一個擬議的一學期講授大綱。而在新近修訂的教師手冊（Instructor's Manual）中，我也提出靈活適應的建議。

使用這本書的教師們，有百分之四十喜歡先教個體經濟學，後教總體經濟學。這兩者的先後順序無論是哪一種，都有它的道理，而且，根據實驗所得的結果，每種都有它的好處。這本書對這兩種教法中的任何一種都有謹慎的設計。希望先教個體經濟學的教師，可以從第一編跳到第三編，使他的說明和前後參照得以配合他心目中的需要。由於大學經濟學課程的講授有大班和小班的不同，我曾總以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室作爲實驗室，某一年教大班，另一年則不使學生超過二十五人。一本好教科書必須顧及這兩種需要。

我曾毫不猶豫地把某些材料放在附錄中。這些常牽涉到略爲艱深的論題，在較短的課程中，它們可以略去不教。有時，附錄中的材料並不是很深——像第四章附錄中有關股票市場的討論，或第二十章附錄中有關各種供求情況的陳述，就是很好的例子。但這些材料都可以略去而不致有何不便。偶爾一位教師寫信給我，對於附錄的此種用法是否恰當表示懷疑。我的答覆是根據實驗而來的實用主義式的答覆。由於各課程的時間長度和着重點不同，因此，一位作者有責任去指出那些部份必不可少，那些部份可以略去。舉例來說，我在這一版

中增加了有關里昂提也夫 (Leontief) 投入-產出分析的簡短說明。我之把它放在第三十七章附錄的末端，為的是不使那些亟欲認識這一重要學問的讀者感到不便，而在同時，那些沒有時間來講授這一題目的教師也將認為此種安排是一樁幸事。

為配合這次第七版，勞姆尼·羅賓森 (Romney Robinson) 曾將學習指南全部加以修訂。這本書學習指南，無論是由教師指定，或由學生自行購買供作自修之用，都已證明是一個極大的成功。在這一版中，羅賓森教授接受了教師們的建議，把所有各觀型問題的答案都放在學習指南中，這對讀者將有莫大的裨益。

經濟學者選讀 (Readings in Economics) 也配合這一次的新版加以徹底修訂。現在，它已逐章配合了主文。過去的偉大名字——諸如斯密 (Smith)、馬夏爾 (Marshall)、李嘉圖 (Ricardo)、馬克斯 (Marx)——和當今的一流經濟學家——諸如蓋爾·加勒斯 (Galbraith)、拓賓 (Tobin)、梭羅 (Solow)、佛里德曼 (Friedman)、垂芬 (Tiffin)、哈萊克 (Hayek)、金德柏格 (Kindleberger)、伯恩斯 (Burns)——同在當代問題的激烈爭辯中享受光輝的照耀。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名著可供我們選擇；我們——我的共同編輯者約翰·柯爾曼 (John R. Coleman) 和費里西特·斯基德摩爾 (Felicity Skidmore)，以及我自己——發現我們工作中唯一的困難所在，乃是我們限制自己不得超過八十八篇選讀物。麥克格勞·希爾 (McGraw-Hill) 書局和我並曾準備了膠片和實驗用的視聽教學工具，教師們可能希望從出版者那裡獲悉這些東西。

致謝 談到我的感激，我再度覺得我是一個絕對無力償還的人。數以百計的學生和數以十計的教師曾向我寫信，提出問題，並不忘給予批

評。我的麻州理工學院同事曾以數不清的方式給我幫助，包括使我們的學生接受各式各樣的實驗調派。在其他大學方面，我對於下述諸位先生的逐章評論和建議，必須深表謝意：威廉·鮑溫 (William G. Bowen, 普林斯頓大學)、亞瑟·奧空 (Arthur M. Okun, 耶魯大學)、羅伯特·沈默斯 (Robert Summers, 賓夕凡尼亞大學)、簡妮·魏司頓 (Janet L. Weston, 伊利諾大學)、愛德華·柯恩 (Edward Coen, 明尼蘇達大學)、馬爾康·古特 (Malcolm D. Gutter, Foodhill 學院)、悉尼·赫爾曼 (Sidney Herman, 東北大學)、保羅·海恩 (Paul T. Heyne, 南方美以美大學)、菲力布·霍威爾 (Philip L. Howell, Tulsa 大學)、威廉·威廉森 (William B. Johnson, San Jose 州立學院)、麥克葛里銳 (W. A. McCleary, 威廉斯學院)、漢斯·柏靈爾 (Hans C. Palmer, Pomona 學院)、紐柏·史威才 (Newby Schweitzer, 舊金山州立學院)、華萊士·史密斯 (Wallace F. Smith, 柏克萊加州大學)、以及馬克·杜爾 (Marc R. Tool, Sacramento 州立學院)。研究生威廉·布蘭森 (William H. Branson)、喬治·曼尼爾 (George de Menil)、以及雷·費爾 (Ray C. Fair) 的辛勤工作，幫助我這樣一個慣於小題大作、刻意求全的作者，我在忙謹致誠摯的謝意。我的秘書諾爾瑪·威德 (Norma Wassar) 是一副無價之寶；同時，我也感謝葛雷欣·布朗 (Gretchen Brown)、艾尼茲·克蘭道爾 (Inez J. Crandall)、蘇珊·斯萬森 (Susan Swanson)、卡洛琳·瓦希柏恩 (Carolyn Washburne)、以及安西亞·魏爾金森 (Anthea Wilkinson) 在打字方面所給予我的幫助。瑪麗·巴奈特 (Mary Barnett) 提供了不同凡響的編輯上的幫助。馬特·羅伯茲 (Matt Roberts) 繪製所有的圖形。由於我的出版商的內部規定，使我不能指名感謝那位監督這項巨大工作的每一細節的編輯；但無人能阻

止我對他的感謝。費里西特·斯基德摩爾 (Felicity Skidmore, 現在威斯康辛大學貧窮研究所任職) 堅持本次修訂版應不受截稿時間的限制, 以便作者盡其所能使這次修訂版成為最好的修訂版, 在這一件事上, 她實在厥功至偉; 對她的創造性判斷和無私的幫助, 我要再度表示我的無盡謝意。

一本教科書應當獻給一個人的子女——我也有我自己的子女——但此處我只提出與我合作最久的瑪麗安 (Marion), 我的子女會原諒我這樣作。

保羅·塞繆生 (Paul A. Samuelson)

經濟學

第一冊 目次

第一編 基本經濟概念與國民所得

第一章 緒論	1-24
--------	------

為誰而作 光與果 經濟學是什麼 許多中的一個 經濟描述與分析 經濟政策 經濟學方法論簡介 全體與部份: “組織機理的認識”
摘要 問題討論
本書內容簡介

第二章 每一個經濟社會的中心問題	25-65
------------------	-------

- 一、經濟組織問題
- 稀少法則
- 二、任何社會都有的技術選擇
社會的生產可能性曲線 生產可能性概念的若干用途 圖形展示 報酬遞減法則 規模經濟與大量生產: 主題以外的話 報酬未遞減前, 伊甸園中的勞動價值論
- 三、任何一個經濟的人口基礎: 過去與現在的人口趨勢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 控制人口成長 美國和歐洲是否面臨人口減少? 我們可驚的人口增長 形勢改變了? 人口成長的經濟影響
摘要 問題討論

第三章 一個“混合式”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價格功能…… 66-98

混合式的經濟

一、自由企業制度如何解決基本經濟問題

不是混亂而是經濟秩序 看不見的手和“完全競爭” 價格制度 價格和市場的圖示 所得分配的道德面 競爭的不完全 政府的經濟任務

二、資本、分工與貨幣

資本與時間 放棄目前消費的必要 資本與私有財產 專業化、交換與分工 專業化與相互依存 物物交換與使用貨幣 商品貨幣、紙幣與銀行貨幣

摘要 問題討論

第四章 供給與需求：簡單原理…… 97-130

市場機能 需求表列 需求曲線 需求曲線下對法則成立的理由 供給表列 供給與需求的平衡 供給或需求移動的結果 兩點困擾 供給與需求完成了些什麼：一般均衡 競爭的完全和不完全

摘要 問題討論

附錄：股票市場的波動

比市場更會猜？

第五章 企業組織與所得…… 131-183

大企業、小企業與極小的企業 獨資 企業成長與短期資金需要 合夥 “這就是我們成長的方式” 新需要與資本來源 合夥形式的利弊 公司 公司形式的利弊 公司如何籌集資本？ 不

同證券的優點 巨型公司 大公司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 大公司的領導與控制 管理大革命？ 獨佔的害處 龐大值得咒罵嗎？

摘要 問題討論

附錄：會計學基本原理

資產負債表 損益計算書或收益表 折舊 收益表與資產負債表 間的關係 基本會計關係摘要 準備與基金 無形資產 商譽與獨佔的獲利能力 結論

附錄摘要 問題討論

第六章 富足與貧窮：個人與家庭所得…… 184-214

貧窮的減退 兩個世界？ 美國的所得分配 如何測量不同所得階層間的不平等 不平等的趨勢 財富的分型 不同職業間所得差異 上大學值不值得？ 能力差異與所得 經濟上的分層與機會 為誰求得富足？ 貧窮的定義 少數集團的處境 結論

摘要 問題討論

第七章 勞工與工業關係…… 215-244

誰屬於工會？ 全國性工會與地方性工會 全國性工會與聯合會 力求工會化 美國勞工運動簡史 共產主義與工會內部的腐化 工會民主到何種程度？ 集體議價如何作用 政府在集體議價中所居的地位 當前議價問題 動態的勞工變化

摘要 問題討論

第八章 政府的經濟任務：支出、管理與財政…… 245-270

政府的經濟任務：支出、管理與財政 聯邦政府、州政府與政府支出的增長 政府控制與管理的增長

第一章

緒論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概念，當它們是新的時候也許，是錯的時候也好，都比人們通常所了解的更有力量。的確，極少有引約東亞來支配這個世界。講求實際的人，他們自信不受任何智識力量所影響，但結果通常都成為某一已去世的經濟學家的奴隸。當權的狂人們，他們只聽取來自空中的聲音，但卻在採取不多久前學府界素一無甚價值人士的學說，來證明他們瘋狂的正當……或遲或早，是好的壞，具有危險性的乃是觀念，不是既得權益。

J. M. 凱恩斯 (1936年)

半個世紀以前，當哈佛大學商學院初成立時，勞倫斯·羅威爾 (A. Lawrence Lowell) 校長曾把商業描述為“最老的藝術，最新的職業”。幾乎同樣的話也可以用來描述經濟學——最老的藝術，最新的科學。

作為一門學問來看，經濟學的歷史還不到兩百年。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在 1776 年寫出他的開創性著作——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這一年也正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一年。這種時機上的接近實非巧合：擺脫君主專制所得到的政治自由，也許與

擺脫國家管制干涉所得到的自由市場定價的解放有關。

當然，亞當·斯密只代表一個開始，從國富論的出版到約翰·梅納·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的宏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的出版，在這一兩個半世紀以上的時間中，經濟學——或以前所稱的政治經濟學——業已經歷不少發展階段。比如說，在這一兩個半世紀的中點附近，出現了卡爾·馬克斯 (Karl Marx) 對資本主義的大量批評，這就是他的資本論 (Das Kapital, 出版於1867年，其中兩卷是他死後才出版的)。今天有十億人 (約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 盲目地把資本論視為經濟福音。如果對經濟科學不加以好好的研究，一個人又怎麼能夠對古典的、傳統的經濟學的價值 (或缺乏價值) 得出一個隨手的意見？

經濟學而作

研究經濟學的人，很少只是為了在有關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現代混合式經濟、或東方集體主義經濟制度的大辯論中，確立他們對這些主義、經濟或制度的價值的意見。一個人之所以研究經濟學，乃是為了答覆許多不同的問題，下面就是一些較為普遍的問題。

貧窮、發展、與富足 美國是一個興盛的國家。我們每年愈來愈興盛，而我們目前的富足，乃是過去許多世代較低生產力水準的結果。近年來，全世界的人們都全神貫注在經濟發展的問題上：

尚未進入工業階段的經濟，人口眾多而又天然資源不足，如何能够打破貧窮和落後的惡性循環？如何能够訂定政策和方案，來加快經濟成長和

發展的速度？

請看本書的封面裡頁：西方世界的富足和印度的貧窮該是怎樣的對照；後者的成長曲線在圖中只有那麼一點點；同時，請注意日本在它和現代世界接觸的一個世紀內所獲得的成功。

毫無疑問，這種對發展和成長所表現的新的興趣，業已使經濟學成為世界各國首都所討論的重要而又富有刺激性的話題，人們在華爾街 (Wall Street) 上討論，也在大街上討論。

個人與經濟學有利害關係 研究經濟學的一個更為直接的理由，是經濟學所討論的，乃是與我們每一個人最有關係的許多問題：

目前有哪些工作機會？這些工作的待遇如何？一塊錢的工資在目前能買到多少東西？在飛馳的通貨膨脹期間又能夠買到多少？一個人無法找到工作的時候何時到來？來臨的機會有多大？一九三〇年代的蕭條黯淡的日子會不會復臨？自動化和科學上的發現會不會使人成為無用？一個人怎樣能够在股票市場上賺它一筆大錢？

公民需要了解經濟學 在個人的家庭問題之外，經濟學也討論每一位公民所必須面對的政治決策。這裡就是一些重要的政治決策問題：

政府會不會加我的稅來幫助失業的職工？抑或政府可以其他方式來幫助減輕失業問題？我應否投票贊成此刻建造一所學校、一條道路？抑或主張暫時擱置此等計劃，一俟商業衰退、水泥價格下降、以及人們需要工作時再行舉辦？我應否投票贊成公眾機關不雇用已婚女性，因而使男性得到更多的工作？對於目的在打擊獨佔的反托拉斯立法，我採取什麼立場？如果你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深切關懷窮人、黑人、以及老年人生活的改善，你認為訂定一個好的、高水準的最低工資立法會幫助達成你所追求的目的，抑或妨害你所追求的目的？

如果聯邦政府的預算每年都不平衡，它將產生何種後果？美國的繁榮是不是確如莫斯科所說，乃是仰仗冷戰的軍事支出？如果“和平來臨”，我們是不是要走上經濟衰退？政府能不能置身事外，認為我們能够倚仗私人市場的自發力量來把戰爭的刀劍轉化為和平的犁頭？

經濟學與國家利益 誠如亞當·斯密所說，對一個國家而言，安全較富裕更為重要。生存的本身可能就要仰仗經濟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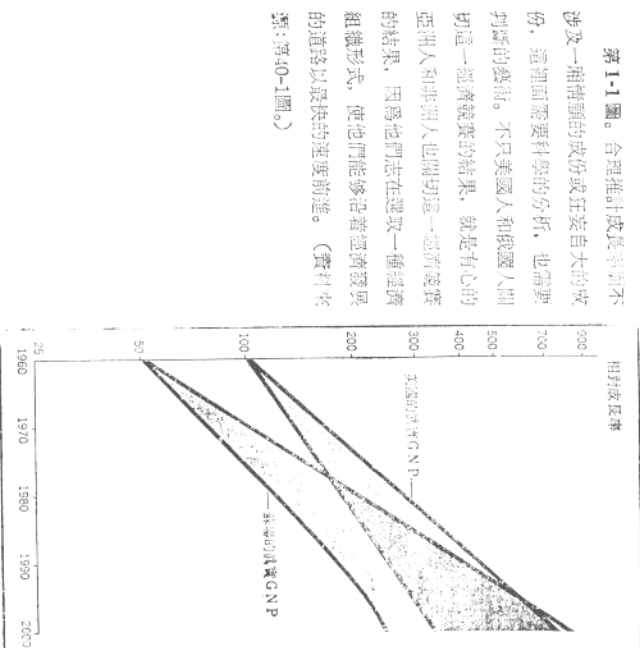
一個現代國家能否供給得起昂貴的軍事支出？是否“通貨膨脹比建造林更壞”，像前總統胡佛（Hoover）所曾警告過的那樣？

在先進的西方文明國家中，以及在世界的那個不是地區內，人們心目中的最重要問題也許是這些問題：從現在起，二十年後的歐洲是否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富足的社會？或者，成為最強大的軍事強國？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制度，其彼此間的距離目前正在發生何種變化？全世界尚未加入美、蘇任何方的人們，目前正在注視這一和平競賽，考慮究竟應該採取何種經濟制度。

一篇緒論可以作為一種事前觀察來看。本書的最後一個圖形（第40-1圖）現在轉載在此，作為第1-1圖。在這個圖形中，蘇聯和美國的經濟成長遠景可以一覽無遺。我們將會看到，經濟學家沒有天文學家那樣的透視力，後者可以告訴所有行星在公元2,000年時的確切位置。但經濟學家必須說出經過推算的、審慎的可能性。

領袖人物需要了解經濟學 查爾士·達爾文，天然淘汰進化論的重要發現者，是一個謙遜的人。他曾經說過，他一直羨慕那些能夠利用數學的人，覺得他們具有一種特別感受力。不少政治家和領袖人物也表示過類似的遺憾——遺憾他們從未通曉基本經濟學，因而他們認為那些具有這種訓練的人值得羨慕。

經濟圖形幫助說明未來成長遠景：



比如說，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個無可比擬的領袖，一個誠實家，一個具有天賦的作家，一個敏銳的判斷者，當他運籌的人們大多數還在睡夢中時，他已看出希特勒的威脅。然而，談邱吉爾的一生，在談到經濟學時，他只能算得上是一個天真而無經驗的人。在1925年，當邱吉爾擔任英國財政大臣時，他恢復金本位，把英鎊定在1914年以前的4.87美元的平價上。（後面第卅三章將解釋這句話的意義。）當時專家們曾警告過這一措施的愚蠢，而歷史的紀錄也顯示英國從未從1920年代後期的經濟停滯中完全恢復過來。

或者，以亞爾伯特·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為例。我們從未看到過比他更偉大的科學家，也沒有看到過比他更快、更和諧的人。然而，愛因斯坦的著作顯示出他對經濟世界只有天真可愛的了解，而這種了解會使一個學童覺得羞恥。

一國的領袖必須不斷對涉及經濟學的事務作重大的決策。當然，他自己不必是一個職業經濟學家；他只要是一個有理解力的“消化者”，能夠消化送給他的經濟消息（這些消息常常彼此衝突）。有趣的是，只有法律才比經濟學培養了更多的國家領袖。英國的首相赫爾德·威爾森 (Harold Wilson) 是以經濟學家的身份開始他的一生經歷。西德的前任總理艾哈德 (Erhard) ——一個較為保守的人物——本來是一位經濟學教授。美國的伍德羅·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總統當初在約翰·霍布金斯 (John Hopkins) 大學所取得的學位，是政治經濟學的博士學位。在一九六〇年代的中期，大多數斯堪的納維亞 (Scandinavia) 國家的總理或政黨領袖，都是經過專業訓練的經濟學家。甚至葡萄牙的獨裁者沙拉查 (Salazar)，也是來自一所大學的經濟學講座。

前面所提到的每一個全國性的問題，都需要具備經濟學的了解才能得到解答。一個對經濟學從未加以有系統研究的人，甚至連思考這些問題都發生困難；他像是一個企圖欣賞交響樂的聾子；給他一副助聽器，他可能仍然缺乏欣賞能力，但至少他有一個激勵的機會，來讓他感覺音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日光與果

當然，大多數的學生並不期望專攻經濟學。大多數學生只攻讀一個學期或兩個學期，而本書是對這一門學問提供一個全面的考察。

像某人所記的他“從未學會長除法”的情形一樣，在對世界的看法，那柏只讀過一個學期的經濟學，也不會和以前完全一樣。經濟學不只是一種錢幣和一種科學，而且，作為一門學科來看，它能兼有人文和科學兩者的妙處。查爾士·斯諾爵士 (Sir Charles Snow) 是一位科學家和小說家，他曾呼籲終止“這兩種文化”的分離。

經濟學兼有這兩種文化的成份。兩個世紀以來，受過教育的人從經濟學中發現人類對生活本身的興趣，而在同時，經濟原理又顯示了歐幾里德幾何學的某些邏輯的美。要想欣賞量子物理學，你必須先精通玄妙的數學方法；但要想領略經濟分析的美學結構，你只需要具備邏輯感和感覺驚奇的能力，驚奇於這種心智上的構想對全世界數十億人民確實具有生死關係。當然，僅僅美還是不夠，一個人之所以研究經濟學，是為了它所照射出來的光；至於在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任何快樂，只能說是附帶的收穫。

經濟學是什麼

初學者常需要一個簡短的經濟學定義：對於這種需要，供給並不缺乏。下面就是經濟學的一些定義：

1. 經濟學所研究的，是那些涉及人與人間交易買賣的活動，這些活動或以貨幣進行，或不以貨幣進行。
2. 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人類如何利用稀少的或有限的生產資源（土地、勞動、類似機器的資本財、及技術知識等）來生產各式各樣的商品（諸如小麥、牛肉、大衣、音樂會、道路、轟炸機及遊艇等），並把這些商品分配予社會中的各個份子，供他們消費之用。
3. 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人類的日常生活事務面，研究他們如何

謀生、如何享受生活。

4. 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人類如何從事組織他們的消費活動和生產活動。

5. 經濟學是財富的研究。

上列定義名單可以算得上一張好名單。可是，一個學者可以把它延伸幾倍長。要想以少數的幾行來確切地描述一門學科，而且，這種描述既能使這門學科的界限和其他學科的界限顯然有別，又能把所有要義都傳達給初學者，這永遠是一件難事，經濟學確實包含上面各種定義所強調的股份的全部——以及學者們所能編製的較長名單中所包含的股份的全部。

經濟學家們今天都同意類似下面的一般性定義：

■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利用貨幣（或不利用貨幣）來雇用具有不同用途的稀少性生產資源，以從事各式各樣的商品的生產，並把這些商品分配予社會內各式各樣的人和集團，供他們目前和未來消費之用。

■許多中的一個

經濟學和許多其他重要學科相近。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都是和經濟學的研究發生重疊的社會科學。下面只是一個例子。

在貧困的印度，牛是神聖的動物，因而數以百萬計的牛可以漫步街頭覓取食物。一位熱衷的經濟學家可能認為這些牛羣正是補充業已不足的蛋白質的重要來源，但一位較為深沉的學者，在分析印度的經濟發展時，會把習慣心理學考慮進去。

經濟學也很倚仗歷史的研究。在哥倫布（Columbus）發現隱藏大量金銀的美洲之後，西班牙和歐洲的牧場上升達數世紀之久，這能說是一種巧合？為什麼佛蒙特和威爾斯時代有利於愛荷華（Iowa）的農民和倫敦貧民窟的居民，而不利於費爾蒙特（Vermont）和牛津郡（Oxfordshire）的農民？要解釋有記錄的歷史，我們必須利用分析工具，因為事實決不會“自己說明”，但這種對理論化的需要並不否定中國古語所說的“百聞不如一見”。事實還是真數。

在許多與經濟學有關的其他學科中，統計學的研究特別重要。政府和企業不斷發表大量的數字資料。當你翻閱本書的內容時，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曲線，而我們對這些曲線的實際形狀所知知道的，大都來自這些資料的統計分析。機率 and 統計的數學方法，在經濟學領域內得到很多最重要的應用。

雖然每一本入門性的教科書必須含有幾何圖形，但對數學本身的知識只有在較高深的經濟理論領域內才有需要。邏輯推理是精通基本經濟原理的成功之輪，而對實況的最銳衡量則是精通經濟應用的不二法門。

■經濟描述與分析

現代經濟科學的首要任務，在對生產、失業、物價、以及類似現象的行為加以描述、分析、解釋、並互相聯繫起來。如果要使描述具有重大意義，則描述不能只是一連串的互不相關的敘述。它們必須彼此相配合，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模型，而這也就是真正分析的意義所在。

由於人的行為和社會行為相當複雜，我們不能希望達到某些自然

科學那樣的精確。我們無法從事化學家或生物學家那種受到控制的實驗。像天文學家一樣，我們多半只能滿足於“觀察”。但可惜的是，我們所觀察到的經濟事件和統計資料，並不像天上衛星所行經的路線那麼有秩序，那麼學止良好。所幸我們的答案並不需要精確到好幾個小數點；反之，如果我們能夠決定因與果的正確一般方向，我們就算已經邁進了一大步。

表明分析的重要性的一個很好例子，是先進國家的經濟成長問題與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本書第六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足以顯示純粹事實還須輔以前面五編中的一切分析工具，才能使人精通這一重要問題。

■經濟政策

這種說法把我們帶到經濟政策的重要問題上去。說到最後，了解應能幫助控制和改善。商業循環的波動如何能夠減輕？經濟進步與效率如何能夠增進？適度的生活水準如何能夠為更多的人享有？

在我們分析過程的每一點上，我們將設法闡明這些政策性问题。要想作到這一步，我們大家必須培養一種客觀而又公平的觀察問題的能力，不管我們喜歡或不喜歡這些問題。經濟問題在感情上和每一個人都很接近，我們必須面對這一事實。一當涉及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成見時，血壓會上升，聲音也會顫抖；而在這些成見中，有若干還披上特殊經濟利益的合理化的薄紗。

我們知道，一個熱心根除疾病的醫生，必須首先訓練他自己以客觀的態度去看事物。他的細菌學不可能和一個以傳染病來毀滅人類的瘋狂科學家的細菌學有所不同。如願的想法是很壞的想法，而這個願

望很少有實現的可能。“在太陽崇拜成爲一種責任的地方，熱學法則自然不大爲人了解。”

同樣，在一個既定的經濟情況中，只能有一個真確的事實，不管這一事實多麼難於認識、難於分離出來。經濟學理論不會對共和黨是一套，對民主黨又是一套；不會對工人是一套，對老闆又是一套。有關物價和就業的基本經濟原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意見相當一致。

上面所說，並不意味經濟學家們在政策方面未達意見一致。經濟學家甲可能主張不計任何代價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學家乙可能認爲充分就業並非首要目標。關於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是對是錯，其中所牽涉的基本問題殊非科學所能解決。這些問題屬於道德和“價值判斷”的領域。全體公民最後必須對這些問題有所決定。專家所能作的，在指出各種可行的途徑，以及不同決策所牽涉的真正成本。

■經濟學方法論簡介

一個人如果不經過長時間的仔細研究，他不可能了解類似化學這樣的複雜學科。這有利有弊。普通一個街上行人或坐在報攤後面的人，不可能自認爲是這一學科的最後權威——這是利的一面。另一方面，初學化學的學生必須開始熟悉所有的基本概念，而這需要不少的勞力。

從孩提時代起，每一個人都多少知道一點經濟學。這種熟悉既有幫助，也會誤人；其所以有幫助，因爲有不少知識可以視爲當然；其所以誤人，因爲接受表面上看起來有道理的意見，既自然而又合乎常情。些許知識可能是一件危險的事。在嚴密的檢查下，常識可能到頭來被證明爲確屬毫無意義。

一位會經順利談判過若干勞動合約的工會領袖，可能覺得他是一位工資經濟學家。一位會經償付過薪資單的商人，可能覺得他對物價管制的看法是最後的看法。一位能夠平衡他的帳簿的銀行家，可能自信他已完全了解貨幣是怎樣創造的。每一個人都會很自然地以某一經濟事件對他自己的直接影響來衡量該一經濟事件。一位馬車工業中失業的工人，不會想到汽車工業可能已經創造出新的工作；但我們卻必須準備調查這點究竟是否如此。

在一本初步探討性的著作中，經濟學家的目標在說明整個經濟的作用情形，而不在說明任何一個集團的觀點。他的目標在於社會政策和國家政策，不在個人的政策。常常“每個人的事情就是無人管的事情”。因此，在開始時我們還是要以覆誦明經濟學入門課程，並不想告訴一個人如何去經營一項企業或一家銀行，如何花錢才算花得聰明，或如何在股票市場上迅速致富。但我們仍然希望一般性的經濟學能為這類活動提供一個有益的背景。

誠然，經濟學家必須知道許多有關商人、消費者、以及投資者如何行爲、如何思想的事情。但這並不表示那些人在導致他們的決策過程中，必須使用經濟學家用來描述他們行爲的那一套語言和方法——這正和行星並不需要知道它們正在循着天文學家所調查出來的橢圓形路線前進一樣。這也正和我們中間有很多人終身都在“出口成章”而不自知一樣，很多商人在獲知他們的行爲居然能夠加以有系統的經濟分析時會大感驚異。對於這種缺乏自知，我們並不一定反對。如果一位棒球投手知道空氣動力學法則，這對他也並無幫助；同樣，如果我們在意識裡想到如何去釘好自己襯衣的扣子，我們會發現扣子愈難釘好。

理論對實際——經濟世界極為複雜。我們在前面業已指出，通常我們不可能像科學實驗室那樣，在受到控制的實驗情況下從事經濟觀察。一位生理學家，如果他希望確定羅尼西林對肺炎的效果，他可以使用兩個試驗組，這兩個試驗組的唯一不同之處，在於一組加以羅尼西林注射，一組不加以羅尼西林注射，這樣他就可以使“其他情況維持不變”。經濟學家沒有他這麼幸運。如果他希望確定汽油稅對燃料消費的影響，他可能會遭受下一事實的困擾：就在征收汽油稅的同一年，輸油管也曾次引用。儘管如此，他仍得嘗試——那怕只是心智上嘗試——求出此項稅收“在其他情況不變”下所將產生的影響。否則的話，他將不了解稅收的經濟影響，運輸改良的經濟影響，以及這兩者聯合起來時的經濟影響。

當受到控制的實驗不可能進行時，分析原因自然發生困難，這種困難可藉對證人的巫醫所表現的混淆說明：他認為要殺死他的敵人必須同時使用吹笛和少量的砒霜，或者，他認為只有當他在春天時穿上綠袍之後，樹木才會變綠（註）。由於這個限制以及其他許多限制，我們的數量經濟知識距離完整還遠得很，但這並非表示我們沒有大量可用的精確統計知識。我們有這些知識。政府、同業公會及企業廠商業已收集有大量的普查資料、市場消息、以及金融統計。

即使我們具備更多和更好的資料，我們仍然需要——每一種科學都需要——對無限量的詳盡資料加以簡化和抽象化。沒有一個人的腦筋能夠理解一堆毫無關聯的事實。所有的分析都含有抽象成份。我們永遠需要理念化，需要略去細節，需要建立假設和模型來表明各種事實間的關係，需要先確立真正的問題，然後再去看這個世界。每一種

（註）在邏輯中，我們稱這種為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fallacy*，這意思是說，既然在這之前，那末一定是由於那個所致。

理論，不管它屬於自然科學範圍、生物科學範圍、抑或社會科學範圍，都多少歪曲了現實，因為它把現實過份加以簡化。但如果它是一個很好的理論，則它所略去的，遠不足以和它在各色各樣的實況資料上所投射的光輝和啓發相比。

因此，在正確的了解下，理論與觀察、演繹與歸納，都不可能發生衝突。一項理論是否具有正確性，應以它是否能夠用來說明我們所觀察到的現實為斷。至於它的邏輯的優美和詞藻的細緻，則並不相干。準此，當一個學生說，“這在理論上雖然不錯，但在實際上卻並不如此”，他真正的意思是說，“這在有關的理論上是不對的。”因為不如此的話，他所說的就毫無意義。

言語的專制 特別在社會科學中，我們需要注意“言語的專制”(“tyranny of words”)。這個世界用不着引進更多的混淆和模糊不清就已經夠複雜的了，何以故？(1)因為兩個不同的名稱被人不知不覺地用在同一件事上，或者(2)因為同樣一句話被人用在兩個十分不同的現象上。

瓊斯可能把羅賓森稱為說謊的人，因為後者認為蕭條的原因在儲蓄過多，而他自已則認為“消費不足才是真正的原因”。施華滋可能加入這項論爭，他會說，“你們兩人都錯了，真正的毛病在投資不足。”他們三人可能繼續爭辯下去；但如果他們停下來分析一下他們所用的言語，他們會發現他們對事實的看法並無不同，只不過在用字上有一點混淆而已。

同樣，言語有時會靠不住，因為我們對言語的反應並不是中性的。準此，一個贊成政府某項加速經濟成長計劃的人會把該項計劃稱之為“明智的設計”，而一個不同情的反對者則會把同樣的活動稱之為“極

端主義式的宣傳文記”。有誰能反對前者？又有誰能寬恕後者？然而他們所指的根本就是一回事。一個人不必是一位語意學(semantic)專家——語意學專門研究語言和它的含義——才能認清科學討論需要我們儘量避免這煩瑣有意氣成份的名詞。

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 由意氣和成見所造成的某些思想上的曲解，誠然可以明顯看出。但往更深一層看，一個人會這樣問：

由於經濟學所討論的是人而不是無生命的東西，又由於經濟科學家自己必定也是一個人，因此，經濟學有無成為一門客觀科學的希望？自然科學所用的各種方法——譬如觀察和數量測定、數學模型的建立等——能不能在人類事務的研究上發生作用？

對於這一點深源長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在某一意義上說，正因為我們自己也是人，因此，我們有一點比自然科學家強。自然科學家不能說，“假定我是一個 H_2O 分子；在這種情形下我將作些什麼？”但社會科學家卻常能採用這種內省性的假定，自覺地或不自觉地。

這題仍然存在一個問題。也許最有經驗的學者們會提出如下的總括性說法：

在對人類和社會所作的研究中，曲意模仿自然科學乃是一種錯誤。但除了對生活的經驗事實加以耐心的注意和有系統的推斷外，實則無他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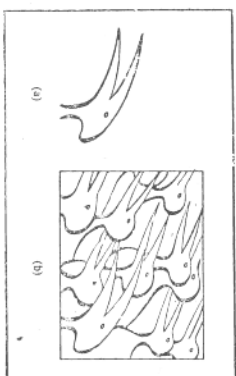
像現代生物學那樣，運用數學的科學方法會產生了重大的進取，雖然曾經有人警告不可模仿自然科學。且讓經驗去作最後的說明罷。

精確與主觀 不過，這裡有一點很重要。即令在所謂的精確自然科學中，我們如何認識觀察得來的事實，也要看我們所戴的理論眼鏡而定。

照射在一個新生嬰兒眼中的光，並不形成一定的模型，因為嬰兒雖看到光，但卻並無感覺。現代的科學史家們業已從形態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 學到了同樣的教訓：牛頓以後的科學家們對“同樣事實”的認識，和牛頓以前的科學家們大有不同。在某一度內，我們大家都是我們理論上的先入觀念的俘虜。殺死舊的錯誤理論的，往往不是事實的不同，而是最後出現一項新的理論。

正如伽利略 (Galileo)、牛頓與愛因斯坦造成物理學的認識革命一樣，斯密、馬夏爾與凱恩斯——實際上包括本書背面底頁經濟學的家旗團所列載的所有名字——也改變了經濟了解。下面的第 1-2 圖取自一本對物理學的哲理研究的書籍，它正可用來表明任何科學都含有無從消除的主觀成份。這個圖形所顯示的，是一隻隻向左看的鳥？抑或是一隻隻向右看的鴉羊 (或免子)？說它是某一種而不是另外一種，算

第 1-2 圖。如果你戴著馬克斯韋澤學的眼鏡來看工資問題，對於戴著不同理論眼鏡的科學家們，同樣的事實會說出不同的故事：



很少能由政府租稅政策和支持政策來加以改變。在右面的 (a) 圖中，那是一隻向左看的鳥？抑或是一隻向右看的鴉羊 (或免子)？在右面 (b) 圖的羣鳥圖中，大多數的人認為它是一隻鳥。但在次頁附註的鴉羊圖中，大多數的人卻會把它看作一隻鴉羊。〔資料來源：韓森 (N.R. Hanson) 所著認識的類型 (Patterns of Discovery)，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51 年，倫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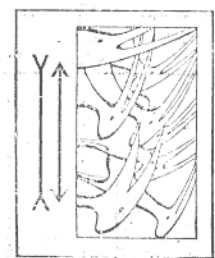
不得是清楚。每一種都是可以承認的 (註一)。

一位卓越的科學史家在談到科學方面的基本革命時，他所提出的說法與上面鳥-鴉羊圖形所代表的說法相同。他認為這些革命是這樣的一種過程：“它所處理的資料和以前的一樣，只不過它給它們不同的架子，把它們放入一個新的關係體系中 (註二)。”我們不一定非要研究物理學或形態心理學才能體會出這些話如何可以完全應用到新舊理論的對比上，或自由世界與機器世界經濟學的對比上。

大多數科學事實與理論也都是如此。當你採取一項新的、有系統的經濟模型時，你將會以一種新的、不同的方式去理解現實。

誤差機率：常態或非常態 精確科學 (例如物理學) 與較不精確的科學 (例如經濟學) 兩者間還有一項重要的差別。我們的法則可能只在

(註一) 把你對第 1-2 圖的形象所得的形態認識和右面這羣鴉羊在圖加以比較：



我們不能把這羣鳥-鴉羊的總以分別當作一種錯覺，因而不去理會它。它和右圖中的兩條線所代表的情形不同，這兩條線的長度實在相同，雖然大多數人都錯誤地認為下面一條線要長些，第 1-2 圖所描畫的，是一塊在客觀上可以不斷改變的形狀，這一形狀會因它在何種關係中出現而使人主觀上看來不同。這一切我們看出這圖動物的前後，我們就會正確看出它是一隻鴉羊。

(註二) 見伯特·巴特費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所著近代科學的起源，1300-1800 年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第 7 頁，托馬斯·孔 (Thomas S. Kuhn) 在他所著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一書第 85 頁附加引證，該書 1957 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